

俄罗斯思想家、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（Vissarion Belinsky）曾说：“青春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，青年时代要比其他任何时代更能接受高尚和美好的东西。”

对于从事或学习艺术的人也一样，在青少年时期，尽情投身、感知、享受艺术，是成为艺术家的必

经之途。青春的艺术火花，也是最闪烁迷人的。本地表演艺术界近几年来取得长足发展，新人新作纷纷冒现。

今年，我们把目光投向表演艺术领域四位新星：温伟文（戏剧）、吴玉丽（舞蹈）、陈欣宇（华乐）、张富铭（版画），期待他们洒下的新光芒。

期待新光芒 2017年艺坛新星

王一鸣、陈宇昕、黄向京 / 报道



吴玉丽是本地现代舞蹈界备受看好的女舞者。（新典提供）

温伟文：珍视华语佳作

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戏剧系毕业后，温伟文便活跃于英语剧场。起初以演英语剧为主，参演TOY肥料厂《搭错车》后，过渡到华语剧，目前是华语剧团九年剧场演员组合计划的核心成员。

28岁的温伟文说：“华语剧团不是很多，作品也不算太多，有好戏时，自然大家都想去演。”

他说，在新加坡是戏挑演员，几乎不存在演员挑戏的情况。“年轻演员对华语佳作有一种珍视的心态，很想为好作品贡献一点心力。”

幸运参与好作品

仅是2016年，温伟文演出《赤鬼》（九年剧场）、《鸠摩罗什》（TOY肥料厂）、《红色的天空》（九年剧场）三部华语剧，都是得到观众和评论盛赞的好剧目，英语剧则有新加坡专业剧场和戏剧盒的两部。

温伟文说，能参与好作品是幸运的，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年轻华语男演员不多。“很多男演员觉得华语能力不够好。如果愿意努力练，有蛮多英语剧男演员可以演华语剧。”

新加坡的艺术环境逼着年轻演员往“全才”发展，最好中英兼优，能唱能跳，有编剧才华更佳，温伟文符合多项，在音乐剧或歌舞剧里亦有演出。

他说：“英美国家正统戏剧教育里包含演戏、声乐、舞蹈的完整训练，演员每项都要过关，

也因为他们学生基数多，全才多，新加坡的艺术历史短，艺术教育也没有从小就跟上，这些才艺都要演员们后来有意识地去练。”

至于编剧，温伟文目前还没有特别想讲述的故事，他在等待击中自己的故事发生。

演戏我成长

成为演员四年，温伟文参与过近20部作品，舞台上丰富的人物塑造和复杂的剧情解读，对年轻的他，心灵上是一种刺激。

他说：“这几年的剧场生活，让我感到演戏就是了解人、人性的一个过程。演戏表面上是让观众看一段人生故事，其实是演员在认识世界，参透人性，获得自我成长，俗套地说，就是让自己作为人，变得更好。”

并不十分认同“忘我”的方法论，温伟文说在角色上看不到自己，便无以演戏。“我从没有成功做到在一部戏中把自己忘记，我试图在每个作品的角色中，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特征，一些个性上的契合，去认识、熟悉他，当我做到这一点，我才能表现自然。我理解的‘忘我’，是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却在精神世界中仍然与原本的自我紧密相关。”

今年，温伟文要演出九年剧场两部重头剧，一部是改编自哈里斯·沙玛的《本质上快乐》，一部是改编自英培安的《画室》，值得期待。



温伟文今年将参演多部引人期待的重头剧。（梁伟康摄影）



张富铭坚持选择以木刻版画为主要媒介。（龙国雄摄影）

张富铭：木刻版画直指社会

新加坡繁荣昌盛，但不乏社会问题。28岁的本地青年艺术家张富铭的木刻版画尖锐直指社会写实。

小贩之子张富铭，黑白版画风格大胆简洁，旨在反映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与百姓心声，延续本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写实画派，充满潜力与力量。

木刻版画长期被忽略

在艺术市场化的今天，艺术家作品总与价格挂钩，卖得好的艺术家成为新闻焦点。相对于油画等媒介，木刻版画价格难以“攀高”，张富铭在年轻艺术家中坚持选择以木刻版画为主要媒介，全身心投入创作。

2011年考获拉萨新航艺术学院艺术版画制作文凭的张富铭，为木刻版画发声，觉得这种创作媒介不仅平易近人，也非常

诚实，可惜长期被人忽略。他以为木刻版画是非常大胆，也具有表现力的媒介，加上黑白风格，没有比它更能说故事的媒介。

他三年内办两次木刻版画个展，反映人与人、人与碗的关系以及新加坡人望子成龙，往上攀爬的社会风气。最新创作是配合新加坡艺术周“当代版画制作节”展示精装版画书《往上》，内附四张木刻版画，揭示华人的吉祥物（贴“满”字的米桶、饭碗上的图案、冠帽及洋房）。张富铭受访时说，这对华人来说都非常宝贝珍贵，所以印在非常轻薄脆弱的米纸上。

展望今年，张富铭将受邀到印度参加两周的Khoj国际艺术家工作坊。此外，他会从概念、技术与美学角度重申自己的创作，往下深挖，强化一己之风格。



陈欣宇一天不弹琴就会浑身不自在。（龙国雄摄影）

陈欣宇：香港乐团捎来邀约

年仅12岁的陈欣宇技压群雄，在去年12月的全国华乐比赛中，获得琵琶公开组冠军，她的对手都是大地近一轮的大哥哥大姐姐。

陈欣宇仅用小学六年时间，便完成全国华乐比赛初级组、中级组与公开组大满贯的傲人成绩。

每天练琴8小时

虽年幼，但陈欣宇对琵琶之爱已到不可分割的地步。一天不弹琴，她会有怅然若失的感觉，浑身不自在。

她也是个苦练的孩子，每天自己制定3小时练琴，比赛或演出周期，她会给自己增练至每天8小时。就拿这次全国华乐比赛为例，她结束小六会考后，连续两个月维持每日8小时的练习，就是要把曲子练好。正好比赛日程订在早上，她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让身体习惯，能在早上比赛的时候充足热身。

陈欣宇6岁加入南洋艺术学院华乐小天才班，此后一直在刘燕门下学习。她的父亲陈旭东说，每次比赛前陈欣宇

多少会紧张，老师在她上场前会亲她一下安抚她的情绪。

陈欣宇9岁加入新加坡青年华乐团，成为乐团史上最年轻团员。去年初她也跨界与爱乐管乐团合作呈献中西合璧的《十面埋伏》，舞台经验相当丰富。

爱读青春小说、爱打篮球、玩飞碟，陈欣宇像其他同龄的孩子，也喜欢流行音乐。有时她会把自己喜爱的歌曲改编成琵琶曲，老师也鼓励她多尝试创作。今年她进入莱佛士女中，同时报读音乐特别课程，希望能学到更广泛的音乐知识。

只要她喜欢，就让她走音乐道路，这是父母亲的承诺。陈欣宇则希望在学业与琴艺上寻找平衡。去年为了准备会考，她退出青年乐团，今年将重返乐团，继续享受合奏的乐趣。

这次比赛夺冠后，香港无极乐团捎来邀约，请她6月到香港演出。刘燕为陈欣宇选了陈怡的《点》，一部难度颇高的现代作品。

吴玉丽：要跳舞，也要编舞

26岁的吴玉丽是本地舞团新典现代舞蹈团舞者，回顾上一年紧张的排练和表演日程，她说：“总结2016年，我觉得我很用功，成绩不敢说多大，我加快步调，也调整心态，让自己在这变化不少的一年里，维持一股好的能量。”

吴玉丽说的“变化”，指舞团成员变动。今年曾家爱资深舞者离团，新人舞者入团，“我看重新关系的建立，毕竟舞蹈演出时是团体合作，舞者不单要在风格和舞技上保持一致，在精神上也要有协同性。”

双重挑战

团内这一茬舞者很年轻，最年轻的才20出头，2013年入团的吴玉丽可说是“中生代”舞者。

她说：“面对年轻同事，

感受来自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挑战。我也20岁出头时，把肢体技巧放在一切之上，要求极致的身体表现，现在我更注重一种面对舞蹈、体会舞蹈时的敏锐性，它和肢体性密不可分，却高于肢体性——舞蹈不只是用身体跳的，也是用心跳的。尤其是经受过‘嘎嘎’（GaGa）舞风的训练，我由内而外感受到自己比以往成熟，这是更年轻时感受不到的。”

嘎嘎（GaGa）是以色列现代舞名家Ohad Naharin创造的一种独特语汇，强调感官的探索及开发肢体动作的可能性，旨在提升感受力及想象力，新典是本地较早接触嘎嘎训练的舞团。嘎嘎在国际舞蹈界的风行，恰反映现代舞蹈对人性的诉求，对灵性的回归。

舞者角色新体会

吴玉丽说，2016年的一场特殊演出，让她对现代舞的“延展”和舞者的“角色”有新体会。

那是25周年团庆纪念演出上的作品《一念》。《一念》是艺术总监刘美玉的编创，有回溯意味，中间融入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舞蹈电影，主题是“惜别”和“失败”，吴玉丽和同事们在荒沙中起舞，以舞蹈讲述了段段令人动容的故事，尽管故事本身没有明确脉络和细节，但现场许多观众随影片流下眼泪，一如银幕上也融入情绪，泪水奔涌的吴玉丽。

吴玉丽说：“那场演出使我意识到，既然隶属表演艺术，那么舞蹈就该有表演性，舞者在这个意义上是表演者。要打动观众，只靠舞蹈是不够的，必须把舞蹈放在表演的大范畴中对待，包括情景、乐感，还有人性

共鸣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舞蹈应是更浩繁、庞大、细腻、精密的体系，不是技巧好、线条好、情绪好那般简单。将这种认识内化后，我明白以后要怎样做一个舞者。”

因此，吴玉丽有了新计划。

“2017年，我不仅要跳舞，也要编舞。”这将是她最新尝试。“我能给出的不只是表演，也有创作。我想创作，我有想法，我平时便有写作习惯，文字让我把肢体不能表达的想法抒发起来，有趣的是，写作又回到我的肢体，我常常被文字激荡着，下意识做出动作。我要把想法化为舞蹈，编出来跳出来。”

吴玉丽芭蕾出身，又在伦敦和以色列受训，蜕变为现代舞者后回新。她说：“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新加坡，加入舞团，我感到我们的现代舞是有希望的，尽管观众增长缓慢，但舞蹈新血永续，有新人就有希望，我是不会放弃舞蹈的。”